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十四回 假婆媳一場勃谿 小夫妻兩般情意

且說伏夫人聞毛顯說他家姑娘有病，且不能來，不由心中納悶，沉吟了一回說：「你姑娘既然有恙，你回去多多拜上親家太太，等立了秋，媳婦好了，就送他們小兩口兒來罷，別叫我又等空了。」毛顯答應而去。到了次日，打點了盒子，叫任婆去看媳婦，心中著實掛念。眼巴巴盼至立秋，還不見送來。到了七月初八日申牌時候，正在房中呆坐，只聽人語喧嘩，蜂兒跑進來說：「大相公、新娘子來了！」一言未畢，伏生走進房中，向前請安問好。伏氏滿心甚喜，又聽環佩亂響，一陣香風，僕婦掀起簾櫳，丫環攙扶新人，走進房來。華妝豔服，珠翠盈頭，花枝姣艷，站立不穩。毛顯的女人謝氏向前鋪下拜氈，新人要行拜見之禮。夫人說：「媳婦且慢，等先拜了六神祖先，再行家庭之禮。」遂親帶他夫妻叩拜了家宅與高、伏兩家的神主，然後回房。那如花只累的桃腮紅暈，姣喘不停。夫人說：「媳婦新病初起，不便勞乏，拜我的禮免了罷！」如花聞言，搭上雙袖，向上拜了兩拜，回身就坐在北邊床上。一隻手用羅帕握著嘴，一隻手扶在床欄杆上，低著頭擺弄裙帶。丫環蝴蝶用扇兒與他慢慢的搨涼。夫人看了，覺著有些不順，才一進門，怎好說他？只見謝氏向前說：「我們太太打發小的兩口子來伏侍姑爺，親家太太吩咐一聲那屋裡住，好安排行李。」夫人向任婆說：「你們把鄭昆那屋裡打掃打掃，叫他兩口住罷。」任婆領著謝氏去了。

當下僱工、婦人放桌上兒，擺上晚膳。只因新婦初歸，夫人命廚下盛設款待新人。夫人當中，伏生、新婦下面設坐，蜂兒斟上酒來。伏生起身與夫人奉了一杯，如花含羞低著頭兒下視，伏生與她送目，她也看不見。伏生只得說一聲：「娘子起來，與太太遞酒。」如花少不的站起來與夫人遞了一杯，回身坐下，拿起箸子，這碗裡夾起來看一看放下，那盤子裡取一塊皺皺眉也是不吃，挑來挑去，揀了豆子大一點兒合適的東西，慢嚼細咽。把飯撥去了多一半，叫蝴蝶兒用茶泡了，就著小菜兒裡的咸姜吃了幾口，就放下不吃了。也不管別的閒帳，走向北邊床上，斜倚香軀，坐著去了。蜂兒站在一旁，看看夫人，又看看伏准，又看看新娘子。吃畢晚飯。天色將黑。伏生說：「今日我乏的很，我們在那屋住？早些歇息才好。」夫人說：「後邊蘭房早已令人收拾停妥。」伏准起身後邊去了。蝴蝶攙著如花也就跟著過去了。夫人見這光景，滿心裡不自在，不好出口。

到了次日，夫人起來梳洗已畢，多時不見新人出房。直到吃飯的時候，方才過來，也不問安，也不奉茶，多少吃點兒，愛坐時多坐一坐，不愛坐就往後邊去了。一連數日，皆是如此，夫人有些忍耐不住。這日早飯之後，伏准有事出門去了。見她吃完了飯又要走，夫人意欲教訓她兒句，含笑開言說：「媳婦回來，和你說話。」如花轉身回來，對面坐下，問道：「有什麼話說？」

伏夫人勉強含春叫媳婦：「我看你為人伶俐甚聰明。若論理你到這裡能幾日，有些小過我該容。就只是人若不說不知曉，你又是新作媳婦在年輕。又無個嫂嫂弟婦為榜樣，自然是這段道理你不明。雖然是父母膝前姣養慣，須知道女兒媳婦自不同。似咱家王侯閨范大家禮，比著那平民小戶不同風。公婆面前無媳的坐，侍立一旁聽命行。總有丫環與僕婦，必須親手遞茶羹。晨昏定省將安問，遲臥早起侍姑翁。這都是為婦大概面前禮，從今須要記心中。我為無子將姪繼，但願你夫妻諸事比人能。令那些鄰里親戚誇一聲好，為娘臉上有光榮。這本是良言教你學習好，休疑婆母量不宏。你想想我終身倚靠你夫妻倆，一兒一媳怎不痛？你若是不遵閨訓失禮法，就是那僕人背後也相輕。」夫人還要朝下講，只見那毛氏如花滿面紅。

一扭身形，站將起來，望著任婆說道：「你這老該死的，就不是個東西！人家這樣王侯之家，你就該找那大官大宦家的千金小姐才配的上，自然懂的規矩禮法，又何必三趟五趟去求我們這小家的丫頭！」一面說，眼圈兒就紅了。任婆聽說，覺著不大像話，連忙說：「大娘子新賦桃夭，還是女孩兒的性格，不知作媳婦的道理。太太不說，誰教訓你？本來咱這裡赫赫王府，是要有些規矩的，就是大相公也是世代書香。」剛說至此，毛氏冷笑兩聲，把臉一揚，說：「知道王府李府，誰不知道府上可到有王爺，就是充軍出去了！世代書香，我也久仰，不過是個革了職的死知縣，還有心腸賣弄呢！老毛家的丫頭雖不懂的規矩禮法，可也不會害人，也不會偷跑！」任婆見越發不像話頭，遂躲向一邊去了。夫人聽見這兩句言語，

頂門恰似擊一棍，面上登時烈火燒。「媳婦你好無道理，任意縱橫少教訓！老身說的是好話，你不該亂道胡言信口嘲。誰家的媳婦不受婆婆教？這般不孝又不肖。」毛氏說：「誰是婆婆誰是媳？我姓伏來你姓高。要管你高家的婦，你管我伏家的合不著。」伏夫人聽見如花這句話，心內猶如紮一刀。半晌啞啞說罷了。由不的無名火起皺眉梢。未曾說話聲音岔，兩手冰涼身亂搖。「好個無知的小賤婢，這張利嘴怎麼學！」如花聽得伏氏罵，咕咚一聲氣一交。大叫「親媽可殺了我！」爺呀娘呵哭嚎啕。翻身坐在塵埃上，頭上的釵環都拔掉。亂扯衣服將頭撞，後仰前合身晃搖。「佛爺我今不如死了罷，這般凌辱怎麼熬！到了你家能幾日，竟把我當作奴才下賤瞧！」伏氏說：「氣死我了真罷了！你爹娘姣養原來會放刁。打滾撒潑真好看，就該打嘴把牙敲。」毛氏扒起朝前湊，說：「來罷好些兒的摟頭結一刀！」蝴蝶謝氏忙攔住，齊叫：「姑娘看氣著。」毛氏說：「快叫毛顯把車套，我要回家把命逃。」謝氏答應朝外走，蝴蝶攙扶女多姣。披頭散髮朝外走，又哭又喊又叨叨。夫人氣的黃了臉。啞口無言似木雕。任婆蜂兒傭工的婦，一個個面面相覷彼此瞧。伏夫人氣夠多時心難受，由不的想後思前臉上梢。又是傷心又是悔，放聲大哭淚滔滔。蜂兒任婆勸不住，只哭到夕陽紅影下花梢。伏生這才回家轉，見光景就知內裡有蹊蹺。忙忙走進上房內，開言啟齒問根苗。

「太太從來未曾動過這樣的大氣，今日卻是為著何事？何必自苦如此？有甚煩難，且請息怒住悲，告訴告訴孩兒知道。」伏夫人止住啼哭，悲嘆了一回說：「拗性的冤家，你的好眼力，相的好媳婦！他那無道理的樣子，你難道未曾看見？從那日來到這裡，那有一分作媳婦的道理？說出來的話不是無天少日頭，就是他娘家怎樣有錢，怎樣有財，財主親戚。我雖聽不上，新來初到，也不好意思說他。直忍到今日，趁你不在家中，我用善言略略教訓他幾句，他就撒潑打滾，放起刁來，公然而去。叫鄰里隔房知道，咱的臉面何存？」說至其間，復又哭起。伏准連忙跪在伏氏面前，說：「太太好歹看孩兒面上不要生氣，等我今日就去責治這蠢才，問問他爹媽，明日叫他三口子跟了我來，與老太太磕頭賠罪，咱們罷手。不然，我到那裡把天闔下來！很好，很好，要這個女人作什麼！」夫人見他如此，又是心疼，口中歎氣，把伏生拉起，說：「冤家，你想我都是為什麼來著？把你看作奇珍異寶，泰山之重，以為終身之靠。不料娶了這樣悍潑蠢婦，日久天長，如何是好？」說著，揮淚不止。伏生陪笑說：「太太千萬自愛，孩兒就此前去便了。」

當下伏生騎了馬到了合和堡，毛員外迎進上房。只見渾家蓬頭撒腳，躺在床上，他丈母娘坐在身旁，用手摸著腦袋，在那裡講究這件事。如花一見伏生，呱的一聲就哭將起來。安人起身讓坐，說：「姑爺來的正好，省的我找去了。親家太太既然自稱是什麼王侯大家，就不該這樣粗魯。我們孩子到你家幾日，就是有點錯處，也該耽待一二；就是不懂你那王法規矩，也該好說，怎麼開口就罵起來？何況不是他親生自養，論親戚不過是個姪兒媳婦，就是奴才也讓他個新來乍到，借光的兒子、媳婦，水蔥兒似的小兩口兒，侍奉著也罷了。不是我自誇，我們孩子那點兒不如人？一見面就看不起？我們只為無兒，指望招個女婿，接續香煙，不缺祭祀，也不圖那王府的貴顯，也不貪那萬貫的家財，我這裡的銀子還長著鏽呢！未曾結親，先講明白的，兩下跑著，彼此熱鬧就是了。不是我說，我們孩子到他那裡，還算客居呢，真就端起婆婆的架子來，排揎我的孩子，這不可能！自那回兒回來，把個臉兒氣的臘渣子似的白了，這一回，腦袋燙手滾熱，又是噁心，直吐了這半天。先說氣的有個好歹，我這老命也不要了！姑爺你在這裡一個多月，我們是怎麼樣的待你來著？老兩口子恨不的把肉割下來給你吃才好。這也是我們無兒的下場頭。」說著，三行鼻子兩行淚，也哭了。

那伏准原先見夫人哭的那樣，又聽蜂兒、任婆異口同音，都說毛氏的不是，彼時心中有些不悅，指望來到這裡數說幾句。及至此，聽見毛安人這一套軟加硬的言語，又見妻子姣媚宛轉，病體懶懶，那毛員外站在一旁不住的打躬陪笑，只勸「姑爺不要著惱，小女總有小失，且看老朽薄面寬恕一二，不要傷了你們小夫妻的和氣。」說著親手遞過茶來。伏生見這一番的光景，把那一點

氣惱登時化作一陣清風而去，也就回嗔作喜，說：「岳父、岳母也不必掛懷，常言說的好：各盡其道。是小當敬大，背毀爺娘不下雨的天，誰是誰非，一概莫論。勸令愛明日隨我家去，與他老人家陪個不是。太太是最好的性兒，娘兒們見了面，說笑開了，一天事全完。」毛員外說：「姑爺說的是，我明日送你們小兩口兒去。等十八日早早接你們去便了。」如花把手望床上一拍說：「爹，這是何苦？還是挨罵去呀！今日要不是丫頭拉著我跑的快，早打個七分死了。」伏准笑道：「娘子莫打誑語，他老人家從來不會打人。」毛氏一翻身坐起來，瞪著兩隻眼說：「我要撒謊，立刻生黃害汗病，一個毛孔眼兒里長一個疔，渾身的肉都零……」剛要說「掉了」二字，安人連忙把嘴一握，說：「好孩子，誰賴你，說瞎話呢！說的這等怪事不拉的誓，娘聽著揪心。」員外說：「是也罷，不是也罷，別說咧！明日我送你小夫妻同去見親家太太，認個不是，與他轉轉臉就是了。」如花說：「好老子！老子，你是叫我死嗎？實對你們說罷，就是刀擱在脖子上，想叫我屈著心認不是去，那可不能！我這一輩子再登他老高家的門坎子，雙折了腿！照直的說了罷，要真是我們老伏家的老太太，打我罵我，是該當受的；姓伏的老婆至死不能往姓高的太太跟前認忤逆去！」說著又咕咚躺下，哎呀哎呀聲喚起來。安人說：「不去罷，不用又生氣！」